

马克思 恩格斯

# 哥达纲领批判



中国人民大学

馬克思 恩格斯

# 哥达綱領批判

成仿吾小组校译

（供校内用）

一九七八年十月

# 目 录

|                   |   |
|-------------------|---|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序言····· | 3 |
|-------------------|---|

## 马克思论哥达纲领

|                            |    |
|----------------------------|----|
| 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1875年5月5日）····· | 7  |
| 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批注·····           | 10 |
| 一·····                     | 10 |
| 二·····                     | 23 |
| 三·····                     | 25 |
| 四·····                     | 26 |

## 恩格斯论哥达纲领

|                                        |    |
|----------------------------------------|----|
|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5年3月18—28日）·····       | 37 |
| 恩格斯致威廉·白拉克（1875年10月11日）·····           | 45 |
|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75年10月12日）·····         | 48 |
|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1月7日）·····             | 51 |
|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1月15日）·····            | 53 |
|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2月3日）·····             | 54 |
|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2月11日）·····            | 56 |
|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1年2月11日）<br>····· | 59 |

恩格斯致卡尔·考茨基（1891年2月23日）……………61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1891年3月4日）  
……………65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1891年5月1—2日）……………66

## 附录

社会民主工党纲领（1869年在爱森纳赫通过）……………71

德国工人党纲领（草案）（1875年3月7日发表）……………73

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1875年在哥达通过）……………75

注释……………78

# 哥达綱領批判<sup>〔1〕</sup>

卡·馬克思 写于1875年4  
月—5月初載于1890—1891  
年《新时代》杂志第1卷第  
18期，并作了某些删节

原文是德文  
中文根据 迪茨出版社1974  
年德文版譯出

1

1

##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序言

这里刊印的手稿——给白拉克的附信以及对纲领草案的批判——曾于1875年哥达合并代表大会<sup>[2]</sup>前不久寄给白拉克，以便转给盖布、奥·艾尔、倍倍尔<sup>[3]</sup>和李卜克内西<sup>[4]</sup>，然后寄回给马克思。因为哈雷党代表大会<sup>[5]</sup>已经把关于哥达纲领的讨论提到了党的议事日程上，所以我认为，如果我还迟迟不把这个与这次讨论有关的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文件公布于众，那我就要犯扣压罪了。

但是，这个手稿还有另外一层更广泛的意义。这里第一次明确而坚定地表明了马克思对拉萨尔<sup>[6]</sup>开始从事鼓动工作以来所推行的路线的态度，这不仅涉及到拉萨尔的经济学原则，而且还涉及到他的策略。

这里用来剖析纲领草案的那种无情的尖锐性，用来表达所得结论的和揭露草案缺点的那种严厉性，——这一切在十五年以后的今天已经不会再会挫伤什么人了。道地的拉萨尔分子只是在国外作为零星的残余还存在着，而在哈雷，哥达纲领甚至被它的创造者们也当作极为不充分的东西放弃了。

尽管如此，凡是无关紧要的地方，我还是把若干涉及个人的尖锐的措词和评语删掉了，而用省略号来代替。如果马克思今天发表这个手稿，他自己也会这样做的。手稿中有些地方语气激烈，这是由于两种情况引起的：第一，马克思和我同德国

运动的关系，比同其他任何一国的都更为密切；因此这个纲领草案中所表明断然的退步，就不能不使我们特别激动。第二，我们当时（国际海牙代表大会<sup>〔7〕</sup>后才两年）正在同巴枯宁及其无政府主义者进行最激烈的斗争，他们要我们对德国工人运动中所发生的一切负责；因而我们不得不预料，他们也会诬指我们是这个纲领的秘密创作者。这些顾虑现在已经消失，因而那些有争议的地方也就随之失去必要性了。

而且由于出版法的缘故，有些语句只用省略号暗示出来。凡是我不得不选用比较缓和的说法的地方，都加上了方括弧。其他都按原稿印出。

**弗·恩格斯**

891年1月6日于伦敦



# 马克思論哥达綱領



# 馬克思致威廉·白拉克

不伦瑞克<sup>①</sup>

亲爱的白拉克：

对合并纲领的下面这些批评性的批注，请您阅后转给盖布、奥艾尔、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审阅。我工作太忙，已经不得不远远超过医生给我规定的工作限度。所以，写这么长的东西，对我来说决不是一种“享受”。但是，为了使党内的朋友们（而这个通告就是为他们写的）不致误解我以后不得不采取的步骤，这是必要的。

这就是，在合并大会开过以后，恩格斯和我将要发表一个简短的声明，内容是：我们同上述原则性纲领毫不相干，我们同它毫无关系。

这样做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国外人们抱有一种为党的敌人所精心培育的见解——一种完全荒谬的见解，说我们从这里暗中操纵着所谓爱森纳赫党的运动。例如就在最近出版的一本俄文著作<sup>[8]</sup>里，巴枯宁要我不仅为这个党的所有纲领等等负责，而且甚至要为李卜克内西自从他和人民党<sup>[9]</sup>合作那天以来所采取的每一个步骤负责。

---

<sup>①</sup>指收信人的所在地。——译者注

此外，我的义务是，对一个我认为完全应该抛弃的、会使党堕落的纲领，也不用外交式的沉默予以承认。

每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所以，既然不可能超出爱森纳赫纲领（而局势也不容许这样做），那就应该简单地缔结一个反对共同敌人的行动协定。但是，制定一个原则性纲领（而没有把这件事推迟到经过较长时间的共同活动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做），这就会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一些可供人们用以衡量党的运动高度的界碑。

拉萨尔派的头头们跑来了，是因为形势迫使 他们 这样 做的。如果一开始就向他们声明决不拿原则做交易，那末他们就**不得不**满足于一个行动纲领或共同行动的组织计划了。可是并没有这样做，反而允许他们带着代表证来出席，并且承认这种代表证对自己是有约束力的，就这样，向那些需要援助的人们无条件投降。更为登峰造极的是，他们在**妥协代表大会以前**又召开了一次大会，而自己的党却是在**事后**才召开了自己的代表大会。人们显然是想暗中消灭一切批评，而不让自己的党有所考虑。大家知道，仅仅合并这一事实是使工人满意的；但是，如果以为这种一时的成功不是用过高的 代价 换来的，那就错了。

此外，就是把拉萨尔的信条神圣化这一点撇开，这个纲领也是毫无用处的。

我将在最近把《资本论》法文版的最后几册寄给您。由于法国政府的禁止，排印工作耽搁了很久。在本星期内或下星期初此事可以完结。前六册您收到了没有？请您把伯恩哈特·贝克尔的地址告诉我，我也要把最后几册<sup>[10]</sup>寄给他。

《人民国家报》出版社<sup>[11]</sup>有一些特别的习气。例如直到

现在连一本新版的《科伦共产党人 案件》<sup>[12]</sup> 都 没有给 我寄  
来。

致衷心的问候。

您的 **卡尔·马克思**

1875年5月5日于伦敦

## 对德国工人党綱領的批注

1. “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并且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不打折扣地、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本段第一部分：**“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

劳动**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①。自然界和劳动同样也是使用价值的源泉（而物质财富当然就是由使用价值构成的！），劳动本身不过是一种自然力的显现，即人的劳动力的显现。上面那句话在一切儿童初学课本里都可以找到，而且只有在**设想**劳动具备了从属的对象和资料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然而，一个社会主义的纲领不应当容许这种资产阶级的说法，隐讳不谈那些唯一使这种说法具有意义的**条件**。只有人一开始就作为所有者来对待自然界这个一切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的第一源泉，并把自然界当作从属于他的东西来处置，他的劳动才成为使用价值的源泉，因而也成为财富的源泉。资产者有充分的理由给劳动

---

①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文中写道：“政治经济学家们说：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劳动和自然界一起才是一切财富的源泉，自然界为劳动提供材料，劳动把材料变为财富。”——译者注

虚构一种**超自然的创造力**，因为正是从劳动的自然限定性中才产生了如下的结果：一个除了自己的劳动力以外没有任何其他财产的人，在一切社会的和文化的状态中，都不得不是别人的奴隶，即那些使自己成为客观劳动条件所有者的人的奴隶<sup>①</sup>。他只有得到这些人的允许才能劳动，因而只有得到这些人的允许才能生存。

这句话究竟如何破绽百出，我们现在不去管它。那末结论应当怎样呢？显然是：

“因为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所以社会中也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占有财富，除非作为劳动的产品。因此，如果他自己不劳动，他就是靠别人的劳动生活，他的文化也是靠损耗别人的劳动而占有的。”

可是并不是这样，反而通过“**而因为**”这个连接词接上了第二句话，以便从第二句话中，而不是从第一句话中引出结论来。

**本段第二部分：**“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并且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

按第一句话的说法，劳动是一切财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那末也就没有一个社会能够没有劳动。现在我们却相反地看到，没有一种“有益的”劳动能够没有社会。

似乎同样也可以说，只有在社会里，无益的、甚至有损于

---

①马克思在《资本论》一书中写道：“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群突然被强暴地同自己的生存条件分离……。对乡村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最残酷无情的破坏行为，在最无耻、最齷齪、最卑鄙、最可恶的激情冲动下完成的。”——译者注

公益的劳动才能成为一个职业部门，只有在社会里才可以游手好闲，如此等等，——总之，可以抄袭卢梭<sup>[13]</sup>的全部著作了。

那末什么是“有益的”劳动呢？当然只是能够产生预期效益的劳动。一个野蛮人（人在他已不再是猿以后就是野蛮人）用石头击毙野兽，采集果实等等，都是进行“有益的”劳动。

**第三，结论：**“而因为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并且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所以劳动所得不打折扣地、按照平等的权利属于社会一切成员。”

美妙的结论！如果有益的劳动只有在社会里并且通过社会才是可能的，那末劳动所得就属于社会，其中归于单个工人的仅仅是无须用来维持劳动的“条件”即维持社会的那些东西。

事实上，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为**历次社会状态的捍卫者**所利用。首先是政府以及依附于它的各个方面的要求，因为政府是维持社会秩序的社会机关；其次是各种私有者的要求，因为各种私有财产是社会的基础，如此等等。你们看，这些空洞的词句是可以随意摆弄的。

本段第一和第二两部分只有这样写才有某些合理的联系：

“劳动只有作为社会的劳动”，或者同一个意思，“只有在社会里并且通过社会”，“才成为财富和文化的源泉”。

这个论点无可争辩地是正确的，因为孤立的劳动（在具备了物质条件的前提下）虽然也能够创造使用价值，但它既不能创造财富，也不能创造文化。

但是另一个论点也同样是无可争辩的，

“按照劳动社会性地发展，以及由此而成为财富和文化源泉的程度，劳动者方面的贫穷和蒙昧、非劳动者方面的财富和



文化也同样发展起来。”

这是从来的全部历史的规律。因此，不应谈论关于“劳动”和“社会”的一般空话，而应当在这里明确地指出，在现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怎样最终创造了物质等等的条件，这些条件使工人有能力并且迫使他们铲除这个历史祸害。

但是实际上，把这整个行文和内容都是错误的条文放在这里，不过是为了把拉萨尔的滥调“不打折扣的劳动所得”作为口号写在党的旗帜上面。后面我还要回过头来谈“劳动所得”、“平等的权利”等等，因为同样的问题又以稍微不同的形式重复出现。

2. “在现今社会中，劳动资料为资本家阶级所垄断；由此限定的工人阶级的依附性是一切形式的贫困和奴役的原因。”

这句从国际章程中抄来的话，在这个“订正”版中是错误的。

在现今社会中，劳动资料为土地所有者（地产的垄断甚至是资本垄断的基础）和资本家所垄断。国际章程在有关条文中既没有提到这一个也没有提到那一个垄断者阶级，章程谈到的是“**劳动资料即生活源泉的垄断**”。“生活源泉”这一补充语充分表明，土地是包括在劳动资料里面的。

作这种订正，是因为拉萨尔由于现在普遍知道的理由<sup>[14]</sup>，仅仅攻击了资本家阶级，而没有攻击土地所有者<sup>①</sup>。在英国，

①恩格斯在《普鲁士军事问题和德国工人政党》一文中写道：“在德国，农村居民是城市居民的两倍，也就是说，在德国有三分之一的人靠农业为生，三分之一靠工业为生。……但愿那些经常攻击资本家但是对封建主却不想说一句气愤话的人能够很好地懂得这一点。在德国，封建主比资产阶级剥削着多一倍的工人，他们同资本家一样，是德国工人的直接敌人。”——译者注